

■ 李鱣《拙柯顽石图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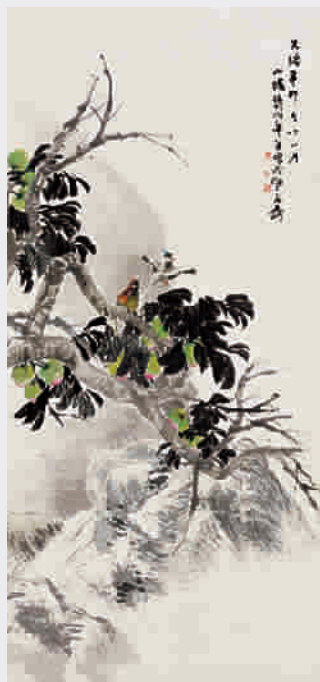
■ 陈洪绶《清供图》



■ 朱耷(八大山人)《花鸟鱼石》(选二)



■ 任伯年《花鸟四屏》之一



■ 吕纪《红梅斑鸠图》



# 我意得时花自笑 天机妙处鸟能言

## ——单国霖解读古代花鸟画

“龙美术馆收藏的最著名作品是北宋徽宗赵佶的《写生珍禽图》。徽宗画花鸟，一般用水墨先勾，然后再用水墨渲染，浓墨淡墨之间分界都有一条白道，这种画法比较特别，为徽宗所特有，一种浓重的装饰意味，其笔法古拙，有一种迟拙的味道。”单国霖开门见山地说，“《写生珍禽图》，有一个问题即他的收藏人，宣和年间赐给了周准后，元代没有收藏印，一直到明末清初才有梁清标收藏印，后来进入清宫，乾隆题字并收藏印，中间究竟还有什么收藏经历，可以值得进一步研究。”

说起明代宫廷画家吕纪《红梅斑鸠图》，单国霖开了一个玩笑，“如果不是因为构图关系，我想也要把这幅作品的画款割掉，冒充宋画。”据单国霖介绍，明代的花鸟继承宋代花鸟画传统，对南宋的绘画的复兴，作为宫廷的装饰画，明代皇帝比较欣赏富丽堂皇、精工、精细、富贵的一种花鸟画，所以南宋的院体画在明代重新复兴。但是有一点不同的是，明代学习南宋花鸟画，以工细的画法画鸟及花卉，背景却很粗放，大块面皴染，这跟南宋的花鸟画有关系。

宋代花鸟画比较厚重，皴染比较严谨，色彩厚重及丰富；明代层次比较简单，色彩清丽。明代很多宫廷画家的绘画作品，后代为了谋利，把明代的很多这些作品款挖掉，添个宋代的款，冒充宋画如崔白、黄居寀，明代这些宫廷画家的作品留下来的反而不多，这件《红梅斑鸠图》，从风格来看应该是吕纪的真迹，而且这个吕纪的款也是非常之好，吕纪的作品传世的不多，尤为难得。

到了明代末期，当时比较流行木刻。木刻的特点是线条比较刚劲，构图上带有装饰意味。单国霖从陈洪绶的《清供图》中，来分析这一特点，“陈洪绶早期的绘画，以线条表现为主，重视线条的勾勒，同时他的画风追求比较早的传统，即宋的传统，设色比较厚重且古艳，带有浓重的装饰意味。这件作品是他28岁时的作品，线条比较方便、清劲、清刚，明显带有木刻的意味，而其晚年线条比较圆润。他的色彩的渲染跟吴门画派不同，吴门画派的画家渲染比较柔和，色彩有一种过渡，陈洪绶的色彩有一种斑驳、古艳的味道。”

清代著名书画家八大山人以花鸟画著称，艺术风格演变可分为三个时期：早期即出家后至50岁，多绘蔬果、花卉、松梅一类，

我意得时花自笑，天机妙处鸟能言。在古人看来，花鸟画不仅画的是花，是鸟，更是一种人文的情怀。作为龙美术馆开馆重要展览之一，由单国霖、赵力联合策划的“龙章凤函——龙美术馆中国传统艺术馆藏展”，集中展出了刘益谦、王薇夫妇多年收藏的古代精品佳作近百件，其中的花鸟画更是令人印象深刻，特别是八件精品之作更是展现了深刻的人文内涵。

取法陈淳、周之冕、徐渭，采用勾花点叶体或勾叶墨花法，画法比较工整精细，笔力秀柔，水墨滋润，如34岁的《传繁写生册》；50岁至65岁为中期，题材从花果扩大到鱼、鸟、草虫、动物，形象趋于夸张简化，布局追求奇险，甚至不稳定感，笔力挺劲刻削，有时用侧锋方笔，流露出拙强的气势，如59岁的《个山杂画册》、64岁的《鱼鸭图卷》等；65岁以后为晚期，造型更为夸张、简练，笔墨变为朴茂雄伟，较多秃笔、圆笔，墨色的浓淡对比比较分明。其晚年其他作品如《花鸟四条屏》、《猫石葡萄图》、《疏柳八哥图》、《柳禽图》等，构图简洁、线条由方变圆、物象简化且几笔勾勒、造型奇特等都是其晚年的典型风格与典型面貌。在龙美术馆中就收藏了他的《花鸟鱼石图》，应该为其晚年时期的代表作。“八大山人的《花鸟鱼石图》没有款，只有‘八大山人’朱文印，很可能这个屏条不只四张，是八张，款落在最后一张。”单国霖做出这个判断，主要是因为八大作品很少不落款的，“此作品构图简洁，以奇寓正，线条圆韧，鱼鸭鸟的眼睛夸张圆瞪，笔墨浑璞酣畅，又明朗秀健，应是他七十多岁时的作品。”

在清初的画坛中，出家为僧的画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，除了八大山人之外，另外一位重要的人物就是石涛。石涛一生遍游湖南、江西、安徽、江苏、浙江等地名山大川，并曾北上北京，晚年卒于扬州。石涛生活经历可分为五个时期，亦与他艺术转折密切相关。他的作品以山水画为主，花鸟画偶然为之，他早年花鸟画以写意为主，学青藤白阳，水墨挥写，用笔放纵，构图奇特，喜画折枝。大块水墨渲染，同时也用勾花点叶，叶子勾染然后加墨染，色彩清淡，书法用笔，挥洒自

如，在写意花鸟画的技法上比徐渭、陈淳更加豪放，这与山水画的画法有关系。单国霖表示，像龙美术馆收藏的《花卉册》款“瞎尊者”，钤“苦瓜老人”，写于广陵树下，广陵即扬州，说明这件作品是其晚年作品（六十几岁作品），书法则为晚年隶书。

“声色荒淫二十年，丹青纵横三千里”，这首诗来自清代的另外一位著名画家李鱣，而他的《拙柯顽石图》目前也收藏在龙美术馆中。“《拙柯顽石图》为其晚年作品，线条方硬、老辣、霸悍，竹子随手撇捺，缺少一种儒雅之气。”单国霖说，“他擅画花鸟，在宫廷时曾从蒋廷锡学画，笔法严谨工整，设色鲜丽。后向高其佩求教，画风渐趋放纵。至扬州又受石涛、朱耷影响，画风大变，笔法迅疾纵肆，点画离披，墨色酣畅，设色清丽，至晚年有过于率放之失。”单国霖还特意提到了李鱣的两方印章——“神仙宰相之家”和“李忠定文定子孙”两方印，文定是明代宰相李春芳谥号，而忠定是宋宰相李纲的谥号，但是否是李鱣的祖先，已不可考。

清代晚期，海上画派迅速崛起，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赵之谦和吴昌硕。在龙美术馆中的《富贵眉寿》就是具有代表风格特色的作品。“这幅作品为一个朋友所绘，牡丹象征富贵，巨石象征长寿。全幅构图饱满，勾勒线条，像魏碑一样方硬的笔法，斑斑驳驳，给人一种干辣苍老的感觉，牡丹用渲染的方法（没骨渲染）。”单国霖说，“赵之谦用色比较浓重，与清代文人画家用色清淡不一样，采用了西洋红、柠檬黄等非中国颜色，枝条勾画像是写的篆书一样，线条有力，皴法刚劲，开创出花鸟画雄壮的气质（一般花鸟画比较圆润），给人一种雄健、蓬勃的生气。”

在海派画家中，任伯年也是不可不提的。他擅长人物、肖像、花鸟、山水各科，早年人物受费丹旭影响，造型清秀，笔调柔和流畅。从师任薰后，深得陈洪绶遗法，以双勾法画花鸟和人物，铁勾银划，钉头鼠尾，形象夸张。30岁后，他受到苏沪两地画家的影响，笔法在劲健方硬中，融入秀逸灵动，色彩也由古艳转向清丽，更有华新罗、恽南田、八大山人对其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。单国霖表示，任伯年的花鸟画，注意描写花鸟的动态，情节性很强，龙美术馆收藏的《花鸟屏》为他晚年的风格，用笔灵活、灵动、秀气。

斐翔

坐落于上海浦东新区罗山路的“龙美术馆”，以刘益谦、王薇夫妇的私人收藏为基础，旨在打造比肩世界水准的私立美术馆，创办人王薇女士亲自出任龙美术馆馆长。

龙美术馆面积近一万平方米。建筑外观呈方形布局，以浅灰白色为基调，花岗岩为主体建材，突显东方式的极致简约和纯粹内敛。美术馆主体建筑共分四层，地下一层为公共区域，设有图书阅览室、学术报告厅、艺术沙龙、多媒体展厅等，一层展厅主要展出主题多样的当代艺术作品，并设有艺术商店、艺术咖啡馆等休闲设施；二层展厅主要展出“红色经典”艺术和民国时期老油画作品；三层则为传统艺术常设展厅。

刘益谦、王薇夫妇从事艺术品收藏近20年，其藏品的规模和规格堪称国内私人藏家之翘楚，其中中国传统艺术、当代艺术、“红色经典”艺术最具特色：中国传统艺术包括书画、瓷器、玉器、青铜器、古家具等各个门类的古代艺术精品，不乏如王羲之《平安帖》、宋徽宗《写生珍禽图》、吴彬《十八应真图卷》、齐白石《可惜无声册》、乾隆御制“水波云龙”宝座、乾隆青花“海水红彩龙纹如意耳葫芦瓶”等国宝级的作品，数量与质量足以与很多省级的国家博物馆(微博)媲美。

当代艺术达数百件之多，几乎收齐了所有活跃于当前艺术界的重要艺术家的油画、雕塑、版画、装置等各种门类的代表作。“红色经典”艺术的收藏则涵盖了中国革命、建设、改革等各个历史时期，包括沈嘉蔚《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》、靳尚谊《毛主席视察上钢三厂》、孙滋溪《天安门前》、全山石《八女投江》、陈逸飞《踱步》这样家喻户晓的名作。

从去年12月18日，“古往今来——龙美术馆开馆系列展”所包含的四个平行展将同时开幕，以超过1000米的展线展出各类艺术精品。一层中厅举办的“新裁：龙美术馆开馆邀请展”，由栗宪庭担任学术主持，参展艺术家包括周春芽、王广义、张晓刚、严培明、岳敏君、丁乙、展望、方力钧、曾梵志、刘野、刘炜、张恩利、毛焰、向京、尹朝阳等15位目前最具实力和知名度的中国当代艺术家。此次特展的参展作品均为15位艺术家为龙美术馆开馆特别创作的主题作品；同在一层展厅举行的“新续史：龙美术馆当代艺术馆藏展”，由吕澎主持，是龙美术馆藏之中国现当代艺术藏品的全面呈现；二层展厅将举办“革命的时代：延安以来的主题创作展”，由陈履生担任学术主持，将系统展示龙美术馆丰富的“红色经典”馆藏；三层展厅为单国霖、赵力担任联合学术主持的“龙章凤函：龙美术馆中国传统艺术馆藏展”，除了中国古代书画、瓷器玉器珍品的常规展示，展览还特别围绕清代乾隆御制“水波云龙”宝座等皇室重器开辟了一个气势恢宏的实景展示空间。

从今年的展览计划来看，8月至9月，龙美术馆将举行亚洲当代艺术收藏展；9月至10月，龙美术馆溥博书画精品展将登场；10月，龙美术馆红色经典馆藏大展将令广大观众大饱眼福。晓方

打造比肩世界水准的私立美术馆